

聊齋故事選

第三輯

蒲松齡 著
黃云 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輯選譯了“聊齋志異”中的“聶小倩”、“水莽草”、“魯公女”、“白秋練”和“織成”……等十篇故事。內容都是屬於愛情一類的。這些故事，通過人和狐女或鬼妻等的結合，表現出舊社會里，男女婚姻如何的不自由。這些狐女或鬼妻等，正是受封建禮教束縛的婦女。為了爭取自由幸福的生活，她們對舊禮教作了勇敢的反抗和無情的鬥爭。

聊 齋 故 事 選

（第三輯）

蒲松齡著

黃 云譯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中西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-9/16 字數：42,000

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8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.217

定價：0.24 元

前 記

本輯選譯“聊齋志異”中的十篇故事，內容都是關於愛情一類的。這些愛情故事，看起來都是人和鬼妻或狐女的結合，好象十分荒唐。但我們知道在作者蒲松齡那個時代里，要想婚姻自主或戀愛自由是不可能的。特別是受封建禮教壓迫的婦女，更談不到有什麼婚姻自由。蒲松齡所說的鬼妻或狐女，其實就是指那般被壓迫的婦女。因此這些故事看來雖很奇異，實際上卻反映出人民反抗封建禮教，要求婚姻自由的強烈意志。

在這十篇故事中，“聶小倩”寫小倩十八歲死后就為老妖怪所奴役，逼她去殘害青年，但她卻不願這樣做，結果和一個青年寧采臣私奔。“水莽草”寫寇三娘和祝生死後，結成姻緣。但寇家父母還嫌祝生貧窮，經三娘堅決反對才未遭拆散。“魯公女”寫張生和縣令魯公的女兒發生了愛情，其後魯女死而復生，經過許多波折，終成眷屬。“白秋練”寫白鯉精的女兒白秋練願嫁商人的兒子慕蟾宮，但為商人所反對。“鴉頭”寫由狐精變化的妓女鴉頭願嫁誠實少年王文，但為假母所反對。“花姑子”寫鼈精的女兒花姑子願嫁書生安幼輿，但為鼈精所反

对。这些故事都說明在舊社会里，男女們对婚姻都無法自主，他們經過种种斗争，终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縛，滿足了婚姻自由的願望。而花姑子后来终于不得不和安幼輿分离，使人看了更有無限的感慨。

“織成”寫龍宮中洞庭君將侍女織成嫁給落第秀才柳生。“竹青”寫漢水神女竹青願嫁落第秀才魚容。“晚霞”寫龍宮中歌妓晚霞願与少年阿端相結合。这些人的結合虽然都沒有什么多大的阻碍，但正說明在现实的人世間很难得到美滿的姻緣，只有在神仙世界里才能如願以償。而“晚霞”中說到他倆回到人間以后，却又碰到象淮王那样的豪强，想霸佔晚霞为己有；直等她說出自己是鬼的時候，淮王才不敢了，这又是对人間封建制度尖銳的諷刺。

最后“湘裙”一篇，是寫書生晏仲对鬼妻湘裙先恋后棄，結果几乎喪生。这說明在舊社会里，很多人是視恋爱如兒戲的。在爱情故事中，这里只选它一篇，作为另外一个類型。

这样选法，当然只限于个人的偏見。譯文虽很想忠实于原作，但因限于水平，难免仍有錯誤地方，都希望讀者多加指正。

目 次

前 記	
聶小倩	1
水莽草	11
魯公女	17
織 成	23
竹 青	29
晚 霞	35
白秋練	42
鴉 頭	51
花姑子	59
湘 裙	68

聶小倩

寧采臣，浙江人，性情爽直，行為方正，常對人說，生平不愛女色。有一次，他去金華，到了北門外，在一個寺里歇腳。寺里的殿塔都很壯麗，只是亂草長得象人一樣高，好象沒有人來往。東西兩邊都是僧房，門戶雖然關着，却没有落門；只有南面一個小間，新加上一道鎖。他又看大殿的東角，大小竹子很多，下面有一個很大的池塘，塘里開着荷花。他愛這個地方的幽靜，又值學使到了城里，城里旅舍房金很貴，就想在這裡住下來，便漫步散心，等待寺里和尚回來。

到了傍晚，有一個書生來開南面的房門。寧采臣便過去向他招呼，並且把想在寺里住下的意思告訴他。那書生說：“這廟里没有和尚，我也是來寄宿的。你如不怕冷落，住在这里，早晚過來談談，那是好極了。”寧采臣听了，十分高興，便拿稻草鋪地算作眠床，又拿几塊木板架成桌子，預備在這裡住下來。

那夜，明月分外皎潔，清光象水色一般，兩人在殿廊下對坐着，互相通姓道名。那書生自說姓燕，名叫赤霞。寧采臣猜想他是去應考的秀才；但听他的口音，却一點不象浙江人。問

他是哪里人，他自說是陝西籍。言談之間，語氣極為誠懇。後來大家沒有什麼話好談，便分別去睡了。

寧采臣因為剛到這裡，好久睡不着。忽然聽到房間北邊有咕咕嚕嚕的說話聲，好像那裡有個住家，便起來伏在靠近北窗的石壁下面，偷偷張望。只見矮牆外有一個小院子，院內有一個婦人，大約四十多歲；還有一個老婆子，穿著褪色的長衣，頭上插一支大銀梳，老態龍鍾，跟那婦人在月下談話。

那婦人說：“小倩為甚好久不來了？”老婆子說：“大約就要來了。”婦人又問：“是不是她對你說了些埋怨的話？”老婆子說：“那倒沒有听她說過，不過看她的樣子，好像有些不愉快似的。”婦人說：“这小丫頭真不大容易對付……”

話還沒有說完，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來了，看去十分漂亮。老婆子笑着說：“背地里真不好談論人。我兩個正在說你，不想你这小妖精一聲不響地就到了。好在我們沒有說你的壞話。”又對着女子說：“小娘子，你真象畫中的美人，倘使我是個男子，魂兒也要被你攝去的。”女子說：“嬾嬾不說好，還有誰說好呢！”接着婦人和女子又不知說了些什麼話。

寧采臣總以為這些都是鄰居的家眷，也就去睡，不再听了。她們又談了一些時候，方才沒有聲音。寧采臣正要睡着，覺得有人來到他睡的地方，連忙起來一看，不想就是那個鄰院的女子。他吃了一驚，問她來做什麼？那女子笑着說：“這樣美好的月夜，一個人實在睡不着，情願和你在一起睡。”寧采臣立刻板起面孔說：“你要防人家議論，我是怕人家講壞話，大家一不小心，就見不得人了。”那女子說：“夜里沒有人知道的。”寧

采臣又拒絕了她。她退了几步，好象還有話要說。寧采臣却呵斥她說：“你快走！再不走，我就要喊醒南房那個書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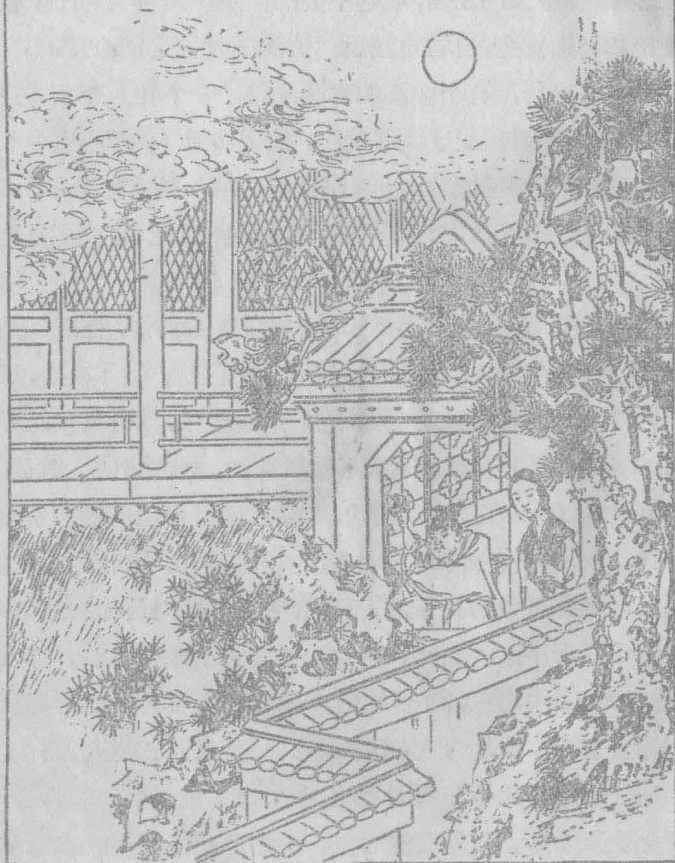
那女子這才害怕了，退了出去；到了門外，又回轉來，拿出一錠黃金，放在被上。寧采臣拾起那錠黃金，扔在門外階沿上，說：“這種不義的東西，我是不要的！”那女子十分慚愧，便出去拾起那錠黃金，自言自語說：“這漢子大約是鐵石打的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有個蘭溪的書生，帶了一個仆人來預備應試，住在東面的僧房里。到了晚上，他突然死了，腳心有個小孔，好象被錐子刺過似的，血從小孔里一絲一絲地流出來，大家都不知是什麼緣故。過了一夜，那個仆人也死了，病症也是一樣。

將近黃昏時候，燕赤霞回來了，寧采臣去問他，他以為是碰到了妖怪。寧采臣向來倔強，並不放在心上。到了夜里，那女子又來了，對寧采臣說：“我看過的人很多了，沒有象你這樣倔強的。你真是一位君子，我不敢欺騙你。我叫小倩，姓聶，十八歲就死了，葬在這寺的旁邊，常常被妖怪脅迫着做些卑賤的事情。我所以老着臉皮勾引人，實在並非出于自願。現在寺里我已沒有可殺的人了，恐怕他会叫夜叉來對付你的。”

寧采臣听了這番話，大吃一驚，便要女子想想辦法。那女子說：“你和燕生同室，可以避免。”他又問女子為什麼不迷燕生。那女子說：“他是奇人，不敢去碰他。”又問：“迷人怎樣迷法？”那女子說：“凡是和我親近的，我暗地用錐子刺他的腳心，他便会昏迷過去。我就取他的血，供給那妖怪飲用。或者拿一錠黃金去誘惑他，其實不是黃金，是羅刹鬼的骨头，如果那

情小亭



人留下來了，我便能割取他的心肝。女色和金錢，都是一般人所喜歡的。”

寧采臣感謝她的善意，問她戒備的日子，她回答說：“是明夜。”臨走的時候，她流淚對寧采臣說：“我墮在黑海里，要回岸回不得。你先生義氣很重，必定能救我脫離苦海。倘使肯帶我的屍骨，歸葬家鄉，恩同再造一樣。”寧采臣立刻答應，便問她葬在哪里，她說：“只要記着白楊樹上面，有個鳥窠的就是。”說了出門，一會兒就不見了。

第二天，寧采臣怕燕赤霞到外面去，一早就去約他來吃飯。辰時以後，寧采臣預備酒菜，燕赤霞來了，就仔細察看他的行動，並跟他約好，同宿在一起。燕赤霞推辭說自己性情孤癖，喜歡獨居。寧采臣不管他答應不答應，硬把他的臥具拿來。燕赤霞不得已，只好把自己的鋪位移過來答應住下，但叮囑他說：“我知道你是個大丈夫，十分佩服。只是我有一點苦衷，難以對你直說。請你不要翻看我的箱籠；你要翻看，对大家都不利。”寧采臣完全答應。

到了晚上，各自就寢。燕赤霞拿只小箱子擺在窗上，睡了不久，鼾聲如雷。寧采臣總是睡不着。大約到一更時候，窗外隱隱有個人影子，一會兒靠近窗口來張望，眼光象電閃一樣。寧采臣不覺大驚，正要喊燕赤霞，忽然有件東西破開箱子出來，亮得象一條白帶子，碰斷了窗上的石格子，突然向外一射，隨即又回到箱里，好象電光一閃又消滅了一樣。

燕赤霞被驚醒了，立刻起來。寧采臣假裝睡熟，看他的動靜。燕赤霞捧下那只小箱子，從里面拿出一樣東西來，對着月

光且嗅目看。那东西潔白光亮，長約二寸，只有韭菜叶那么闊。过了一会，他把这东西包了好几層，仍舊放在破箱子里，自言自語說：“哪个老妖怪，居然这样大胆，竟弄坏了我的箱子！”隨即又上床睡覺。

寧采臣看了，大为奇怪，于是起來問他，并且以剛才所見情形告訴他。燕赤霞說：“你既然很看得起我，我也不隱瞞了。我是劍客。如果沒有这石格子擋住，那妖怪当早被殺死了；現在虽然不死，也已受伤的了。”寧采臣問道：“这箱里藏的是什么东西？”他說：“就是劍。我剛才嗅它，就觉得有妖气。”寧采臣想看一看，燕赤霞很慷慨地拿出來給他看，是一把很鋒利透光的小劍。于是他格外看重燕赤霞了。

第二天，寧采臣看窗外有血跡，便走到寺北，看見荒坟很多，果然有一株白楊，上面有一个鳥窠。后來他在金華了畢公事，預備回鄉。燕赤霞为他餞行，情义十分深重，并拿一个破皮袋送他，說：“这是劍袋。你好好藏着，可以避免妖怪。”寧采臣想跟他学劍術，他說：“象你这样信义剛直，本來可以学一點的；不过你还是富貴中人，不是我們劍道中人。”寧采臣假托有妹葬在这里，便發掘那女子的屍骨，重加棺斂，雇船載回家鄉。

寧采臣的書房面臨曠野，因此就在他的書房前面做坟，把她的屍骨葬了。葬的時候还做一篇祭文，大意說：“可憐你的孤魂，把你葬在我的近旁。这样，你的哭笑，我常常可以听到，你也不会再受惡鬼的欺負。一杯淡酒，算不得什么，請你不要見怪。”

他祭好回來，后面有人喊道：“慢一點，跟我一同走！”他回頭一看，竟是小倩。她高高兴兴地謝道：“你的信义，真是使我永远不能報答。現在就跟你一道回去，拜見公婆，即使為他們服役，我也决不懊悔。”寧采臣仔細看她，肌膚紅潤，脚小而尖，在白天看來，更是嬌艷。隨即讓她同到自己書房里，叫她稍等，自己先進去告訴母親。母親听了大驚。那時寧采臣的妻子生病已久，母親叫他不要對她去說，免受驚嚇。正在談着時，小倩已經跑進來了，跪在地下就拜。寧采臣說：“這就是小倩。”母親嚇得不敢看她，小倩却對母親說：“小女子孤零零只有一个人，远离了父母兄弟。多蒙公子相愛，感恩非淺，因此願意服侍他，來報答他的情义。”

母親看她生得嬌小可愛，方才敢跟她講話，說：“小娘子这样对待我兒，我也非常喜欢；不过生平只有这个孩兒，要他為我傳代，因此不敢叫他娶鬼做妻子。”小倩說：“我实在沒有別的心思。既然做鬼的不能使老母相信，那么請以兄礼服侍他，对老母也好早晚問安，你看怎样？”母親看她十分誠意，也就答應了。小倩还想拜見嫂嫂，母親說她有病，小倩才算了。

小倩于是走到厨房里，代母親弄飯。在屋里穿進穿出，好象老住在这里的一样。到了晚上，母親有些怕懼，叫她回去睡覺，不為她備床鋪。小倩知道母親的意思，隨即离去。走过寧采臣書房，想進去又后退，在門外來回，好象有些怕。寧采臣喊她，她說：“房里斜气怕人。上次路上所以不敢拜見你，也是为了这个緣故。”寧采臣知道是那个皮袋，就挂到別間房里去。小倩才敢進去，在燭下坐了，好多時候沒有一句話說。过

了一会，才問寧采臣說：“夜里讀書嗎？我小時候誦楞嚴經，到現在大半忘記。請你借我一本，夜里有空，請兄教我。”寧采臣答应了。又坐了一会，沒有話說，二更快要完了，她還不說去。寧采臣催促她，她伤心地說：“我是外地的孤魂，实在怕到荒坟里去。”寧采臣說：“書齋里沒有別的床鋪，况且兄妹也应远避嫌疑。”小倩这才起身，看她面上很难过，几乎要哭出來。兩脚也走不大動，但結果还是走出門去，走到階沿就不見了。寧采臣私自也很难过，想留她在另外一个床上过夜，但又怕母親不高兴，只得讓她走了。

从此小倩每早來服侍母親。倒茶水、洗衣、弄飯，都很称母親的心意。晚上回去，總走進書房，就在灯下誦經；直到寧采臣要睡覺了，她才伤心地离去。本來寧采臣的妻子因病不能幹活，一切都由母親自己動手，勞苦不堪。从得小倩以后，就很空闲，心里也很感謝她。日子一久，就親暱得象自己女兒一樣，居然忘記她是鬼了，晚上也不讓她再回去，就留在房里一道过夜。

小倩初來的時候，從來不吃茶飯，半年以后，才吃一些薄粥。寧氏母子都很喜欢她，对人總不說她是鬼，人家也分辨不出她是人是鬼。过了不久，寧采臣的妻子死了，母親暗里有替兒子娶小倩的意思，但怕对兒子不利。小倩也微微看出母親的意思，偷空便对母親說：“再等一年多，当可明白女兒的心腸。为了不想禍害別人，我才跟着公子来到这里。……”母親也知道她实在無惡意，只怕她不会生育。小倩却說：“子女本來是天所賜的。公子命在福籍，有三个兒子，不因娶我鬼妻

就沒有了。”母親相信她的話，便與兒子商議。寧采臣當然高興，隨即擺酒席遍告親戚。有人要見一見新娘子，小倩立刻答應，打扮得很漂亮出來。一堂的人都看得呆了，不疑她是鬼，反疑她是仙女了。從此內外許多女眷，都拿禮物來賀她，爭先想見一見她的容貌。

小倩善于畫蘭草梅花，常常拿這些畫幅酬謝那般親戚。拿到的人都珍藏起來，以為榮事。有一天，她在窗前低著頭，心里象有說不出的難過。忽然問采臣說：“那個皮袋在哪里？”采臣說：“因為你怕它，我已封存別處了。”小倩說：“我受生氣已久，想來不再怕它，應該拿它掛在床頭。”采臣問她這是什麼意思，她說：“這三天來，我的心總是跳得很厲害。想來金華那個妖怪，恨我遠逃，恐怕早晚要追尋到這裡來了。”采臣果然拿出皮袋來。小倩反覆看那皮袋說：“這是劍仙拿它來裝人的。破敗到這樣，不知殺過多少人了。我今天看它，還是心驚肉跳。”于是把它掛了起來。

第二天，小倩又叫采臣把它掛在門上。那一夜，兩人對燭坐着，小倩約采臣不要就寢。突然有一樣東西象飛鳥墜了下來，小倩嚇得躲在夾幕里面。采臣看那東西，象夜叉樣子，眼象銅鈴，嘴象血盆，張牙舞爪，走了過來。到得門口，便后退不敢近前，過了好久，才靠近皮袋，用爪摘取，想把這袋拉碎。忽然“格”的一響，皮袋立即脹大起來，象一只竹籠，里面象有鬼一樣的東西，伸出半身，捉了那個夜叉進去，聲音就沒有了，皮袋也立刻縮小到原來一樣。采臣嚇得面無人色。小倩也跑出來，大喜說：“平安無事了！”大家看皮袋里面，只有清水數斗

而已。

后數年，采臣考中進士，生了一个男孩。納妾以后，妻妾又各生了一个男孩。三个兒子都做到大官，很有名声。

水 莽 草

水莽是一种毒草，蔓生象葛，花紫色象扁豆，一不小心吃了，立刻死去，就变为水莽鬼。据传说，这种鬼不能超度，一定要找到再有被毒死的鬼来代它，方才可以超生。因此湖南桃花江一带，那种鬼特别多。

湖南人以同一年生的称为同年，往来拜访，喊做庚兄、庚弟，子侄辈就喊他们叫庚伯。那里的风俗习惯一向是这样的。

那地方有个祝生，去拜访他同年某甲，走到半路，嘴里干渴，想喝茶水。忽然看见路旁有个老媽，搭着凉棚，正在施茶。他就跑了过去。老媽迎他到棚里坐下，捧茶给他，十分殷勤。祝生把茶嗅了一嗅，觉得有些特别气味，不象是茶，放下不喝，起身就走。老媽急忙拦住他，便向里面喊道：“三娘，你拿一杯好茶来！”

过了一会，有一个少女捧着茶，从棚后出来，年纪约十四五，容貌十分艳丽，指上的戒子，臂上的镯子，光亮得可以照见人影。祝生接过这杯茶，立即被她吸引住了，嗅一嗅茶，真是香得无可比拟，喝完了一杯还想再喝。他看看老媽已经出去，便想调戏那少女，拉住她的纤纤玉手，从她指上脱下一枚戒